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

目錄

曹操倉亭破袁紹

劉玄德敗走荊州

袁譚袁尚爭冀州

曹操決水滄冀州

曹操引兵取壺關

郭嘉遺計定遼東

劉玄德襄陽赴會

玄德躍馬跳檀溪

劉玄德遇司馬徽

玄德新野遇徐庶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曹操倉亭破袁紹

却說沮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於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墳於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沮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

盡皆膽裂。詣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衆。衆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去親者。不可計數。都捶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有何面

目而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也。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我却不用謀矣。逢紀累被田豐面折心中常恨至此因紹問故發譖言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與君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想

必見重於君也。豐咲曰：吾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貌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人齎劍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刀。獄吏皆不忍與之。衆人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自刎於獄中。

鉅廉田元皓。天姿邁等倫。周朝齊八士。殷  
室配三仁。直諫干素紹。忠心救兆民。堪嗟  
牢內死。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嘆素紹云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  
棟梁皆拆斷。本初馬不喪家邦。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  
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  
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



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田豐死於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共掌軍權。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

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於紹前稱讚。尚有才德。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樊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與袁尚為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今吾命弱。吾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

明。事多躁暴。二子嬰善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何如。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主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為其長。今居於外。此為亂之萌也。自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宜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嬰自幽州引兵。

六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皆拜於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何喜之。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彼遼東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

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生怨。丞相興仁義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正應當時殷墟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

地名

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日下決戰。使回見紹。兩軍擂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於兩邊。操曰。計窮力盡。不思投降。只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

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  
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  
身肯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  
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稔  
午至酉。各拆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還寨。  
操與衆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  
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於河上。先  
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上。軍必死戰矣。  
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

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



將衆皆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

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乃曹氏宗族魏家枝葉。右壁廂曹洪。左壁廂夏侯惇。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瓌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步人衆約有萬餘。大半皆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

失乃天喪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大  
起人馬。誓與曹賊以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  
極多。兒請去再為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  
急隨素。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素熨再  
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  
調用。素紹引素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  
配。逢紀。暫領軍事。城中廣積糧草。准備曹操  
兵來。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  
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卧病。

在床。素尚審配。緊守城池。素譚素雙。高幹皆  
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  
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見今禾稼在  
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  
此是操買民心也。衆曰。若恤其民。必悞大事。操曰。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  
用哉。正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  
劉辟龔都數萬之衆。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  
北出征。見今劉辟守汝南。劉備乘虛引軍

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知勝負如何。

### 劉玄德敗走荊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嘆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鄉人民。死喪畧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感傷。况禾稼在田之時。不可擾動。權且罷兵。正值荀彧書到。說劉備欲攻許都。可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

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於東南角上。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人報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答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

子密旨在此。操曰：汝休托言。玄德遂念衣帶  
詔。操怒，教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  
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而言曰：此賊昔日  
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  
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  
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  
聲大舉。張飛領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  
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  
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得勝，大殺一陣。心中

甚喜。使人探聽。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衆人言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姦謀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即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半途。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背後。遂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速



救老小。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穰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餐。步軍先出。馬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出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

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麋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肋落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便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山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孫

乾簡雍。糜芳亦至。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趕來。幸得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聲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面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如就

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

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陰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比及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去報讐。殺散夏侯淵。迤邐趕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棄寨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無一千軍。取路

而走。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怒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頂。下無置錐之地。誠恐有誤諸公。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衆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高祖共項羽同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某等與兄。自破黃巾以

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生變異。兄勿墮志。惹天下笑焉。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吾無履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據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願一

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荊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後玄德。何至於此。乾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僭言曰。安可背親而向疎耶。荊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以為進見之



堦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九州。豈不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譖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呂布。後事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今若納之。必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曹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事三人。皆非其交。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袁

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似此等輩。安可共論  
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  
兩全之士。豈肯屈身於俗子之下哉。今聞劉  
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  
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  
爾何獻讒言而嫉賢妬能耶。劉表聞之。用言  
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  
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  
表曰。吾自出廓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廓

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荊州，尋宅院居住已定。連日筵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於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袁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兩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袁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還兵許都，少養軍。」

士之力。待凍消春暖。引兵向北。先破袁紹。回得勝之師。來攻荆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官渡。却說袁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可。商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

攻冀州。紹曰：若候軍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將出迎。素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素譚，幽州取素瓌，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素譚素尚爭冀州

素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於父前顯耀才能，不待素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素尚

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鋒。戰不三合。隔駕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一掩。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發。吐血一灘。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漸不醒人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就床前寫遺書。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教寫遺書。紹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後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  
俊傑三千客。謾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  
功莫說。鳳毛雞膽事難成。可憐一種傷心  
病。繼迹相傳兩弟兄。

又詩曰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圖王  
霸業渾如夢。枉害傷心吐血勞。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  
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

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  
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俱剛而不和。復  
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  
其猶木偶之於人也。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  
葬。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殺之。恐陰魂於九  
泉之下再與紹相見。斃其頭。刺其面。毀其屍。  
妬其色如此。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盡收而



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袁顯甫為主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預定機謀矣。袁譚曰。若此。當何如。郭圖曰。可屯兵於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

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軍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尚曰。吾用此二人調遣。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二人內一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鬪。拈着逢紀。尚教逢紀就齋印信。一同郭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綬。譚問動靜。紀言。袁將軍在。遺言。令袁顯甫為主。加主公車騎。

將軍今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郭圖密與譚曰。目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留逢紀。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於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於尚。尚與審配

計議配云。畧應付此軍馬。多則有悞於事。遂  
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救軍已到。遣樂  
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  
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喚逢  
紀責罵。曰。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  
書去請。主公必親自來也。譚令紀作書。遣人  
到冀州。尚與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  
爭而去者。為曹軍在境。若曹破。則來爭冀州  
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

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袁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慌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與呂曠為前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罷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為犄角之勢。此時袁熲。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

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譚尚。與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為勢。操兵連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併。各有餘黨。擊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為太

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慶賀。袁嬰高幹各自辭去。袁譚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為長子。返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袁尚晚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圖曰。主公可勒兵於城外。只做請袁尚審配筵席。就中埋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

得勝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  
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  
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  
於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  
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  
計也。主公若去。必遭姦計。尚曰。奈何。配曰。不  
如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慣帶。起兵五萬。擺布  
軍馬出城。袁譚見袁尚領軍來。情知事泄。便  
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



死嚴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素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尚收兵還。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壁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壁。二將戰無數合。斬岑壁於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勒除根本。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

守不出。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兵乏糧少。顯甫盡率其衆而來。久自不敵。愚意可遣人投曹公。使提兵來擊顯甫。曹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音業迤北。尚可擄矣。若曹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斂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迤北。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為敵矣。譚曰。可用何人為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

穎川陽翟人。姓辛。名毗。字佐治。見為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於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便往。譚修書呈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於西平。地名表遣玄德引軍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素譚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於寨中。操聚文武計議。

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且伐劉表。待袁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冤。勢

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觀其  
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  
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降。其真耶。詐  
耶。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  
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  
非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  
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危  
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  
於內。兄弟讒鬪。音勝國分為二。連年戰伐。甲冑

生蟻虱。加之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  
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問。愚者  
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  
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  
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  
廓。尚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  
窮之敵。擊疲憊之寇。如迅風之落秋葉矣。天  
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  
樂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急未可動搖。今二袁

自相殘害。可謂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豐熟。袁氏改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六軍成。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顧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佐治辛佐治也。相見之晚耶。即目督軍。還取冀州。袁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拔寨退軍。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

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

曹操決水滄冀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遂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袁譚趕來。二將截住歸路。袁譚於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於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



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令曠翔二人為媒。遂封二將為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生受。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於黎陽屯駐。郭圖語袁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撈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呂曠。

等二人。今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訖。將印來稟於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柰何。配曰。可殺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

城通上黨

名地

運糧道

令沮授之子大將沮鵠

守邯鄲以遠攻曹公。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告急於操。操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何坐而欲待天雷誅殺譚尚二袁乎。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

臨本境。楷引一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

仲康許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便出。

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於馬下。餘衆奔潰。

許褚未聞操招過。太半投降。操勒兵取邯

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

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離

不遠。遼取弓射之。應絃落馬。操指揮軍馬一

掩。衆皆奔散。先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

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山。及

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貪酒有悞巡警。配拿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夤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上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角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闌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拆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

於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

洹水離冀州五十里

袁尚

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目圍困甚緊。掣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音輔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汝與張顛隨後便至。馬延張顛屯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洪諫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袁尚軍老小必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

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袁尚不從大道而來。從西山小路遠出滄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若來。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滄水界口。東至陽平。地名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滄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晚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於路責喝諸

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幡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飢色。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



伏於兩邊。操自張麾蓋。衆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幡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於地。操教於後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纔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操盔上正中兩箭。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

更衣換馬。便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尚大敗。尚引敗軍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於半路。出馬答話。呂曠曰。袁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斷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濫口。地名安營未

定。四下火光。迳入。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遣豫州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劫尚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軍於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也。壕深可灌。如此之

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白審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為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無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素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為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審榮。

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於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見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矣。配

大罵曰。狗輩。正由汝引曹操破我冀州。恨不  
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解見曹操。操  
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  
是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  
於此。操曰。昔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耶。配應  
聲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  
此。汝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  
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之殺害。願丞  
相戮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

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諂阿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操教牢摔出。臨受刑。叱行刃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配向北坐。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秋七月也。史官詩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主喪。心與老天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向。降者盡羞慙。

審配向北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大軍入城。長子曹丕。字子桓。

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於  
譙郡。生時有雲氣青色。一片圓如車蓋。覆於  
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  
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  
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瑯  
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娼家也。操納為妾。故生  
此子。卞氏乃宣武皇后。丕即文帝也。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  
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遂投袁紹家下馬。拔劍  
而入。有末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



紹府。丕叱退末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

曹操引兵取壺關

曹丕向前拔劍斬之。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丕曰。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次男袁燮之妻甄氏也。因燮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丕

以衫袖拭其面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按劍坐於堂上。衆將誰敢輒入。後史官錄甄皇后傳云。

文昭甄皇后傳曰。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女。生於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中見一仙人手執玉如意。立於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王衣蓋體。遂生甄氏。三歲喪父。後相士劉

良相之曰。此女之貴。乃不可言。自少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姊。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行。姊怪。問之曰。門外走馬為戲。老幼競觀。汝獨不觀何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借諸兄筆硯使用。兄曰。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

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藏之。甄氏時年數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亂之端也。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兼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隣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兄喪。悲哀過制。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慈愛甚篤。母性嚴。待諸婦有常。甄氏數諫曰。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寡。願留一子。以大義

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其言。遂流涕。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娶與中子袁嬰為婦。嬰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姑母。因此被曹丕所見而納之。

衆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近前。以鞭拍其城門。曰。阿瞞。汝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此是操智高處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來。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

出欲殺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無以鎮壓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願以女醑之。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見其女有貴相。故知是未娶之妻。伴而不問。遂令丕納之。此是操明見能識貴人也。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甚哀。回顧語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

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  
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  
涕也。衆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  
劉氏之心。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  
盡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朝。操自領  
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出東門。正迎許攸。  
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大怒。  
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

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此是曹操姦雄處。心自有殺許攸之心。恐人議論。故詐言是也。後人有詩讚許攸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欲憑宵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熊虎。猶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琰。曾



數諫袁紹守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專人接之。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昨按本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譚赴

時取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心戰鬪。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燮。袁譚盡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罵。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料非敵。遂棄平原。走保南皮。今河間南皮縣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進兵南皮。時天氣肅寒。河道盡凍。糧船不通。操傳令。差本處百姓敲冰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聽知。皆望深山而逃。操

大怒曰。捕得百姓來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皆垂淚而去。此操之姦雄也遂兵進南皮。譚引驍將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斬彭安於馬下。譚

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速遣軍四面圍住。譚使  
辛評見操說投降。操曰。袁譚年幼。反覆不常。  
吾難准信。着汝弟之面。就休回去。評曰。丞相  
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可不回也。  
操即遣之。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  
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氣昏於地。  
須臾而死。譚甚悔之。後有讚曰

不顧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鬪。將不能勝。未日盡驅百

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雌雄可分矣。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刃鎗聽令。次日平旦。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操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掩殺。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洪殺譚死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

下城壕。一擁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了當。忽有一彪軍來到。乃是袁煨部下戰將焦觸。張南。操自引軍迎之。二將皆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亦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軍攻幽州。來破袁煨。袁尚先說曹操。教將袁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

來見操。操問之。乃北海管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袁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屍。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汝生逼他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葬譚屍於殘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矣。可憐。袁氏而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觀此地也。操遂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

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袁尚已投袁  
嬰。當用何策取之。修不答。操曰。真乃忠臣也。  
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  
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  
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  
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袁尚知操兵到。前隊皆  
是河北降兵。二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  
西而去。投烏丸。番邦幽州刺史烏丸觸。番人  
殺白馬為祭。聚幽州衆官歃血為盟。共議背



素向曹之事。烏丸觸先歃血。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依次歃血。至別駕韓珩前。珩乃擲刀於地。而言曰。吾受素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席之人。盡皆失色。烏丸觸曰。夫興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迓來投降。操大喜。加為鎮

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關口。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拒住關。擊之不能下。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冀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為素尚輕視。故降曹操。操多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即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言曹

操之過。幹曰。曹軍新到。何計破之。曠曰。乘軍  
心不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是夜。教  
二呂當先。引軍萬餘。前至曹寨。背後喊  
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性命如何。

郭嘉遺計定遼東

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  
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去投單于。操領兵拒住  
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  
左賢王。幹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故舊。

境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自來無讐。何敢侵我地土。汝欲使吾結冤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路上。被都尉王琰殺之。將頭解送曹操。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拏袁瓌。以絕禍根。曹洪等曰。袁瓌。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今投夷狄。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引兵入番邦境界。倘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應。

不及為患不淺矣。請回師而勿進為上。郭嘉  
進曰。諸公言者錯矣。公雖威震於天下。胡人  
恃其邊遠。必不設準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  
可破滅也。且袁紹於番邦有恩。而尚兄弟猶  
存。今捨烏丸之資。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丸  
之助。招死主之臣。以生冒頓之心。冒頓音沒突番人名  
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劉表坐談  
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則  
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

公無憂矣。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廬龍寨。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服水土，卧病於車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

徑路者以引之。操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曰。此地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音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

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却說袁瓌。袁尚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慌報知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雜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操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四路下山。奮力急攻。冒頓大敗。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眾投降。自名王已下。胡



漢相雜二十餘萬口。素嬰素尚。引數千騎。投  
遼東去。操收軍入柳城。使人探郭嘉病。回報  
嘉病九分。操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  
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為幸多  
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討賞祿哉。必不得已。  
請效死。不受侯職。言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  
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  
單于。番人等。送納駿馬一萬匹。操領兵回。時  
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糧。殺馬

數千匹為食。鑿地三四十丈，乃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操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之，天所佑也。故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廡。操往祭之，哭倒於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唯奉孝最小。吾欲託以為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

上曰。嘉臨亡。親筆書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封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即日。袁瓌。袁尚。二人投之。必久為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間。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矣。諸人皆疑。次日。又稟。操亦如前言回之。諸將不信。却說袁瓌。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

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  
子。康知素爨素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  
其叔公孫恭曰。素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  
恨未有暇也。今素爨素尚兵敗將亡。無處依  
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  
之。必來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  
公。曹公必重待於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  
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素以助之。使為股  
肱也。恭答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

無意。必不動矣。可探聽之。如操進兵。則留二  
袁。如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先使  
人。去探聽消息。却說袁熈與袁尚曰。今遼東  
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操爭衡。暫投之。却當殺  
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  
河北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  
康。留於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  
細人回報。曹操兵屯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  
孫康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人請二袁入。

相見禮畢。命坐。康見左右侍立。盡令出外。回避。欲議密事。尚見坐榻上無衲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而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舉手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投易州。來見曹操。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怨劉表生心。操曰。吾待二袁之首。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

人送袁嬰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咲曰。不出奉孝之料。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侯。拜左將軍。使回。衆官問於操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料耳。操乃將郭嘉書以示之。其書曰。

今聞袁嬰袁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使兵急之。後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於郭嘉靈前。  
嘉亡年三十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  
勲。史官有廟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  
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  
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又詩曰

雖然天數三分定。妙算神機亦可圖。若是  
當時存奉孝。難容西蜀與東吳。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遷葬。程昱等請曰：「北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正合吾意也。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粲然，恐未可圖。」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之，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劉玄德襄陽赴會

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物也。攸曰。昔舜母夜夢玉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慶之。操大喜。遂令造銅雀臺於漳河之上。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金鳳。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之意。二年

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可  
娛吾老矣。次子名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  
時，善屬文，諳經書，誦論辭賦數十萬言，無一  
字差錯。常作文章呈父。操曰：汝倩人耶？對曰：  
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操  
甚愛之。操妻劉氏生子曹昂，征張繡時陣亡。  
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操獨愛植。於是留曹  
丕、曹植在鄴造臺。操令張燕守北寨。操所得  
袁紹之兵，共有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議封

功臣皆為列侯。操表軍祭酒郭嘉。表曰

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幃席。東擒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烏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

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  
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  
喪失竒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  
存。厚往勸來。謹表以聞。

封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

後奕為太  
子文學。早

薨于深嗣深  
子獵嗣深

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軍方北

征而回。未可遠行。更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  
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

與相聚飲酒。忽報原降張虎。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欲取荊州造反。表驚曰。二賊反。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往收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令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兵來迎。玄德引關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迤衝過陣去。一鎗刺張虎於馬下。就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生見子龍牽馬而去。隨趕

乘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於馬下。餘衆奔潰。玄德招安平復。江夏諸縣民賴其利。遂班師回。表自出廓迎接。入城飲宴。酒至半酣。表曰。吾弟此等雄才。荊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不時寇境。張魯孫權皆足以為慮。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遣張飛巡南越之境。關某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尤何憂哉。表大喜。時蔡瑁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境。自居荊州。久

必為患。備為人。忘恩失義。不可同守荊州。蔡夫人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容在城中無益。不如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表已狐疑。次日。出城點軍。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贊不盡。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劉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玄德送之。越曰。昔吾兄蒯良。最善相馬。今雖去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



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馬也。騎則妨  
主。張虎為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  
言。次日。表請玄德飲宴。而言曰。夜來所惠之  
馬。深感厚意。但賢弟征進可用。表處空閑。敢  
當送還。永遠騎坐。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  
居城廓。恐廢武事。此去襄陽管下有一縣。名  
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此縣  
屯劄。就收錢糧為用。玄德深謝。隨領本部軍  
馬。迳往新野。表自送行。酌別之後。一人在玄

德前長揖曰。不可乘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慌下馬。問曰。此馬何不可騎也。籍曰。昨聞蒯越對吾主說。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而還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凡人居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可因一馬而能妨吾哉。籍服其高論。自此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時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於縣衙屋上。鳴四十餘

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皆以為異禽。臨分娩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甘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操北征。玄德往荊州說劉表曰。方今曹操盡起中國之兵北伐。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衆。一舉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長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矣。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表無語。

席散。玄德自回新野。日與士夫謀論天下之事。時建安十二年冬。聞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也。忽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玄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表曰。近聞操自柳城提兵五六十萬。回許昌。日漸強盛。必有吞併之心。昔日不聽君言。故失此大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又下淚。玄德曰。兄有

何事不決於此。表曰：前者欲訴於汝，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汝是宗親骨肉，特以告之。玄德曰：兄長有何難為之事，備死亦不辭。願聞心腹之語。表曰：前妻陳氏生子劉琦，雖賢而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生得劉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礙於禮法。吾欲立長子，今蔡夫人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決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也。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而削之，不可溺愛而立次也。

表默然。原來蔡夫人正在屏風後面聽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入厠。嘆髀肉復生。潛然淚下。不住。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下。表問曰。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之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曹公嘗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雖有四十萬之

衆挾天子而令諸侯。猶不敢在吾弟之先。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備若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耳。表聞之。忽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起。歸於館舍。劉表雖不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讚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

因生猶感舊。爭教寰海不三分。此言玄德

安得不為君乎

劉表悶悶不已。蔡氏曰。適間我於屏風後聽

得劉備之言。足見有吞併荊州之意。視人如  
草芥。今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答。搖頭  
而已。蔡氏知其意。遂召弟蔡瑁入。商議此事。  
瑁曰。我觀劉備有過人之志。久後必吞荊州。  
不如先就館舍殺之。告表未晚。蔡氏曰。事宜  
謹細。不可造次。瑁出點軍。伊籍知瑁有害玄  
德之心。夤夜來報。教便離荊州。玄德曰。吾未  
辭景升。豈可去也。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  
害。某與公言之。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



比及到館舍。玄德已去矣。瑁悔恨至甚。遂寫詩一首。於壁間。迳入見表。言曰。劉備有反亂之意。書及詩於壁上。不辭而去。表未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困守荊州已數年。眼前空對舊山川。蛟龍不是池中物。卧聽風雷飛上天。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來。未常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音回步入房。

用劍尖刮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兵士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往擒。容別圖之。

此可見劉表無決斷處

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

暗與姐蔡氏商議。即日倉廩豐足。欲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蔡氏曰。汝見掌軍權。何必問我。瑁次日稟表曰。近年成熟。合聚衆官於襄陽。就馳騁人馬遊獵。今日已辦畢。請主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寔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二子年幼。恐失於禮節。

猶欠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至新野。自知失語。不敢告衆人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衆皆大驚。言者是誰。畢竟何如。下回便見。

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曰。昨聞主公匆匆而回。心中不悅。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請

赴會。恐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前項事。盡訴與諸官。關公曰。兄自心疑語失。劉荆州又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也。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劉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哥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比及到郡。蔡瑁出廓迎接。意甚謙敬。玄德

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王粲、傅巽、文聘、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及衆名士出迎。玄德見二公子在，並不疑忌。是日請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遶，保護主公。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寔不能行。特請尊叔待客，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入報。九郡四十二州縣官負盡皆到了。蔡瑁預請蒯越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必為。」

荆州之患。可就令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  
民之望。不可行之。蔡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  
言語在此。越曰。若如此。則先須準備。瑁曰。東  
門峴山大路。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  
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江外。  
已使弟蔡勳。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  
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  
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  
吾伏五百兵在城內。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

聽區處。未可加誅。可使文聘。主威。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宴飲。先請玄德。玄德所乘的廬馬。心甚愛之。出入便騎。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繫。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於側。酒至三巡。文聘主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趕歸。

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遍盞。推起如廁。伊籍已於後園等候。附耳報曰。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惟西門可走。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門吏飛報蔡瑁。瑁便上馬。喚五百馬軍。隨後追趕。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二里餘。前有大溪攔



住去路。此溪名曰檀溪。河濶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急。玄德到檀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五百鐵甲軍馬。隨蔡瑁趕來。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看時。兵在後趕。玄德縱馬下溪。行數步。水勢緊。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言畢。那馬忽從水中躡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有詩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龍駒天賜渥洼生。威雄  
鐵騎追來急。翻滾寒波阻去程。玉勒縱時  
雙耳聳。金鞭擊處四蹄輕。的盧一躍擅溪  
過。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詩曰

襄陽城外接長途。來往行人嘆的盧。兩岸  
蹄蹤埋綠草。半灘水影撼青蒲。夜靜月明  
橫素練。波搖星散撒瓊珠。莫誇主有西川  
分。蓋為當時得駿駒。

又詩曰

檀溪流水碧溶溶。過客登臨憶舊蹤。玄德  
此時因避難。的盧當日果招凶。波開踊躍  
過三丈。勢欲飛騰到九重。千古且休誇駿  
馬。分明背上是真龍。

又詩曰

偶到檀溪觀舊跡。曾逢故老論三分。主憑  
洪福應逃難。馬仗神威迥不羣。坐下當時  
扶社稷。鞍心有日會風雲。須知天意推排

定。千里龍駒萬乘君。

蘇學士古風一篇。單詠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  
遙望獨徘徊。眼前零亂飄紅絮。暗想咸陽  
火。德衰龍爭虎鬪相交持。襄陽會上王孫  
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腦  
後追兵又來到。一川烟水漲檀溪。急叱征  
驄。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

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  
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下龍駒兩相遇。檀溪  
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嘆  
心欲酸。夕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  
夢。蹤跡空留在世間。

胡曾先生詩曰

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  
何處埋龍骨。流水依然繞大堤。

玄德躍過溪西。回顧東岸蔡瑁引五百騎。趕

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讐。何故相謀耶。瑁曰。吾無此心。使君休信傍人之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撥回馬望西。南漳而去。南漳地名也。瑁與諸將曰。是何神助也。却欲回城。西門內趙子龍引三百軍趕來。蔡瑁性命如何。

劉玄德遇司馬徽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動。急入觀之。席上不見玄德。子龍大驚。

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因此火急掉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往。子龍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徧觀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別無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領着軍馬圍捕。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子龍疑惑不定。直來溪邊看。

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岸頗高三百  
軍皆四散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  
已入城去了。子龍拏把門軍追問。皆說飛馬  
出西門去了。子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  
軍投新野而歸。却說玄德渡溪之後。似醉如  
痴。想此濶澗。不覺一躍而過。豈非天意也。望  
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  
童跨於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來。玄德嘆曰。  
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罷笛。熟



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的劉玄德否。玄德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字耶。小童曰。俺本不知。因嘗侍師傅。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小童曰。我師傅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川人也。水者先天一炁。能養萬物。可方可圓。鏡者知人妍蚩。

之意也。

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

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兀的那林中便是座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童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傅十歲。

龐姓德名

字山民。公者因其齒德皆尊。故稱曰龐德公也。

龐統字士元。小俺師

傅五歲。一日我師傅在樹上採桑葉。統來相探。坐於樹下。同講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吾師甚愛。呼龐統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傅。小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到庄前下馬。聞得琴聲正美。教小童且休通報。

忽然琴聲住而不彈。一人咲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有殺伐之調。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器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進前施禮。衣衿尚濕。水鏡曰。此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叙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堆萬卷經書。窗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玄德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

勝萬幸。水鏡嘆曰：公休隱諱。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予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愚聞將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於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齊，命途多蹇之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某，張飛，趙雲之流，竭忠輔相，何為不得其人耶？水鏡曰：關

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濟世之士。豈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屈身恭己。求山谷之遺賢。柰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也。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無這等人。

物。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無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謠言曰。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牙。音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建安初至於今日。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牙遺者。不久則景升逝矣。景

升逝。則文武零落無孑遺矣。天命有所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全才。盡會於此。將軍可求之。玄德曰。何人也。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雛。何如人也。水鏡拍手大咲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水鏡曰。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即喚小童具飲饌相待。留於客房內宿。馬喂於後院。玄德因想水鏡之言。睡不着。約已更深。忽

聽一人而入。水鏡問曰。元直何來。玄德起而  
密聽之。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  
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此處。水鏡  
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善也。何故棄之。其人答  
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故遺書以  
別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  
干戈竟起。禍亂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  
而出。攜美玉。作磚石。貨於人間。以取其辱。乃  
汝之過。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用。不亦謬



乎。子貢云。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子之謂也。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故謁劉景升耶。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聽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也。候天曉。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夜過是誰。水鏡曰。迺來投明主。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只言好好。自此名好。好先生。玄德拜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

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宜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言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報。庄外人語馬嘶。有一大將。引數百人圍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如何。

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入見曰。雲夜來回縣。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此間有人指道。而言曰。昨晚有箇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趙雲便請玄

德上馬。恐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共投新野而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就跟隨行。又不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雲長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投書與劉荊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差孫乾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故越檀溪得脫。表聞大怒。急喚蔡

瑁入大罵曰。汝馬敢害吾弟也。瑁抵賴不過。表令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告。方免。表恨不息。孫乾告曰。不爭殺其上將。劉皇叔再後不敢赴荊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忽然墮淚。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備勸以小心盡孝。自可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廓外。坐下騎的盧馬。玄德對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

下之人矣。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叔姪相別，劉琦泣涕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阜纒烏履，長歌而來。其歌曰：

天地及覆兮，火欲殂。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主。聖主搜賢兮，却不知吾。

歌罷，大咲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

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玄德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此馬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跳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願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乘之。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無事。玄德喚從者。教點湯。逐客。

福曰。吾聞使君遍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逐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義。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故逐之。福大咲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試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及也。願先生教之。福曰。吾自穎上至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此可見使君愛民惜物之驗也。玄德拜單福為軍師。調練。

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昌常有取  
荊州之意故差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等  
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荊襄就看動靜虛實以  
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  
兵屯新野招軍買馬積草聚糧有謀許昌之  
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  
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獻  
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  
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



敵軍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來軍中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相迎。擒將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山後塵頭起處。呂曠、呂翔引五千軍來到。兩邊相迎。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門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曹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曰：

吾有何罪。曠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得不擒之？  
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  
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呂翔引軍便走，行不  
數里，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橫刀躍馬，乃  
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軍大半，奪路而  
走。後面關公迤邐追襲，又行不到十數餘里，  
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出馬，乃燕人  
張益德也。飛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飛一  
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張飛手

下軍士。盡皆擒縛。投新野而來。玄德大喜。重待單福。擄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其餘軍士盡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可起大軍而來勦捕。此為上策。曹仁曰。不然。目今二將已亡。又拆許多人馬。量一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割雞焉用牛刀。吾與汝擒劉備。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

曰。汝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勝劉備也。仁怒曰。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之心乎。仁曰。吾必欲生擒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時。必有二心也。典驚懼。曹仁點起本部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七終